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

丁 邦 新

一般認為吳語是「江蘇浙江當中並定羣等母帶音，或不帶音而有帶音氣流的語言」，而閩語則有古「端知」不分的特徵。最近發現有些吳語方言的白話層也有「端知」不分的現象，本文對這個現象提出一個解釋，並增加一點歷史上的證據。結論是吳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特徵，可能南北朝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方語言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

對於吳語的定義，我們一般都接受趙元任先生的說法（1928：88），認為吳語是「江蘇浙江當中並定羣等母帶音，或不帶音而有帶音氣流的語言。」對於閩語，我們大體上也同意具有古音「端、知」不分的特徵。（參見 Li：1937、董同龢 1953、袁家驊 1960、詹伯慧 1981、丁邦新 1982。）近年來發現有些吳語也有「端、知」不分的現象，但是相當零碎，看不出顯著的系統來，（見傅佐之 1984，鄭張尚芳 1985。）最近看到麗水方言的報告（謝雲飛 1988），列出文白兩層的讀法，其中文言層是典型的吳語，而白話層則有「端、知」不分的現象。何以在吳語中會有「端、知」不分的讀法？這種讀法出現在白話層代表什麼意義？我想這個現象加上其他零碎的資料，值得我們作一個解釋。

一、平陽蠻話

平陽地區說蠻話的約有二十萬人，此外有吳語，或稱「平陽甌語」，也有閩語。另有金鄉話，和畬客話，前者據說是官話和吳語混合的方言；後者是畬族人說的一種客家話。（參見陳承融 1979，陸嘉美 1983，傅佐之 1984）。方言眾多，接觸的情形

* 本文英文稿曾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七日至九日在瑞典舉行的第二十一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上宣讀；後來改寫為中文，又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第一屆國際吳語研究會議（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提出報告。出版前承李壬癸、龔煌城兩兄指正，在此致謝。謹以此文紀念先師方桂先生，您在五十年前就寫過〈中國語言與方言〉的開創性論文。

也相當複雜。對於平陽的吳語和閩語，我們已有相當的了解，以聲母的系統而言，情形如下：

平陽吳語：（陳承融 1979：47-48）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ʃ	tʃ'	dʒ	ŋ	ç	ʒ
k	k'	g	ŋ		
ʔ				h	ɦ
∅					

平陽閩語：（陸嘉美 1983：9）

p	p'	b	m		
t	t'	l	n		
ts ¹	ts'	dz		s	
k	k'	g	ŋ	x	

但對平陽蠻話的歸屬卻有爭論，蠻話的聲母系統如下（傅佐之 1984：96）：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ʃ	tʃ'	dʒ	ŋ	ç	ʒ
k	k'	g	ŋ	h	ɦ
∅		j			

從聲母系統看來，自然是合於吳語的系統。傅佐之從聲韻調各方面加以檢討，提出六點理由認為應該屬於吳語，其中一點討論的就是「端、知」不分的問題。他把讀成舌尖音的知系字分成四組：

1. 蟲、長、桌、啄等十個字。

1 這裏 ts, ts', dz 三個聲母，陸嘉美原文寫作 c, c', j，只是符號的不同。

2. 豬、錘、張、竹等二十九個字。
3. 茶、蛛、賬、中等八十個字。
4. 柱、知、轉、澄等二十四個字。

蠻話的一種方言——白沙蠻話只把第 1 組的十個字讀成舌尖音，另一種方言錢庫蠻話則把 1: 2. 兩組讀成舌尖音。平陽閩語則前三組都一樣，只有第四組各地都不讀舌尖音，傅氏認為「端、知」不分的範圍大小不同，不能根據這一現象就把蠻話歸入閩語。

鄭張尚芳(1984)從語音和詞彙的角度指出平陽蠻話具有好些閩語的特色，例如：

沒有 mou 14 拍打 p'a 42 手 ts'eu 35 骸 k'ɔ 44 啄 tɕ'y 42
 懸(高) gai 14 汗 ga 11 咬 go 11 蟲 don 14 肥 bai 14

又指小詞尾用「罔」，tɕi E35，不用「兒」，都是閩語的特徵。

現在我們來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平陽蠻話有沒有文白異讀？如果有，上列這些爭論中引用的例字屬於那一種讀音？第二個問題是當音韻學上的證據，如古濁塞音仍讀濁音，跟詞彙上的證據衝突的時候要如何解釋？有幾種可能的解釋？應該如何作比較可靠的選擇？這裏我們暫時不回答這些問題，先看麗水方言的情形，再一起討論。

二、麗水方言

謝雲飛(1988)的資料把文白分列，雖然白話音相當少，但是可以看出跟文言音是兩個不同的層次。例如：

例 字	白 話	文 言
豬	ti 35	tɕy 35
蛛	ty 35	tɕy 35
轉	tyɛ 22	tɕyɛ 22
啄	ti? 4	2
長(動詞)	daɪ 213	dz'ian 213

2 麗水方言(謝 1988: 57)文言音表中「啄」字讀 tio? 4，和「桌、卓」二字同音，又有「竹」讀 tiu? 4，都是知母字讀 t-，我懷疑也都是白話音，至少聲母受到白話音的影響。

張	tiaŋ 35	tsaŋ 35
脹	tiaŋ 51	tsaŋ 51
帳	tiaŋ 51	
漲	tiaŋ 51	tsaŋ 22 (漲潮)

麗水方言屬於吳語，一般都無異說，聲母的情形如下：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ʃ	tʃ'	dz'	ŋ	ç	ʒ
k	k'	g	ŋ		
∅				h	ɦ

跟上引平陽吳語幾乎一樣，只少一個喉塞音聲母。那麼吳語方言裏何以會有成組的白話音把古知系字讀成舌尖音呢？對照上面平陽蠻話的例字看來，麗水讀舌尖音的字四組都有：

1. 長、啄 2. 豬、張 3. 蛛、賸 4. 轉

可見範圍相當廣泛，並不是只限於 1. 2. 兩組的字。由此推論蠻話的情形，我們有理由相信平陽蠻話裏古知系讀舌尖音的那些字可能都是白話音。例如鄭張尚芳（1985：43）就曾指出，在麗水、溫州、臺州、金華四個地區有八個縣端母字讀 ?d；而好些縣知母白讀字也讀 ?d，如桌 ?do? 4。又如傅國通等（1986：6-7）提到浙江省西南部有十七個縣市都有知系字白話音讀舌尖塞音的現象，例如麗水：豬 ɬi，樁 ɬion，張 ɬiã，長（短）dəŋ 等。他們所記的麗水音和謝氏所記大同小異，但現象是一致的。

一般的方言裏文白夾雜，使用方言的人並不一定知道何者是文言，何者是白話。研究者要加以分析並不容易，因為常有大部分的字是文白讀音相同的。（參楊秀芳 1982）。文白的問題已有很多討論，如 Egerod 1956, 1976, Sung 1973, Ting 1979, 1983, 何大安 1981, 張琨 1984, 丁邦新 1986。大體上，我們都相信白話音的時代比文言音要早，如果平陽蠻話中這些舌尖音的字也跟麗水一樣，屬於白話音的話，那麼我們就要承認在這些吳語方言中有一層屬於閩語的時間較早的白話音。

現在我們再來觀察鄭張尙芳（1984）所說，平陽蠻話裏有許多閩語特徵的詞彙，如上文所引的「手、啄、骸、懸、汗」等字都是很基本的詞彙，鄭張氏由此把蠻話歸入閩語，只能說有一半正確，其實我們應該說平陽蠻話包括鄭張氏所舉的詞彙在內，只有白話音是屬於閩語的，而文言層則全部是吳語。如果這樣解釋，文言層所保存的濁塞音跟一些詞彙中保存的「端、知」不分的白話音並不衝突，只是在一個吳語方言的底層有閩語的成分而已。在謝氏白話音的資料裏還有一些零碎的閩語成分，例如：鼠 ts'ɿ 22，飛 p'i 35，肥 b'i 213，吠 b'i 31，厚 g'ieu 22，笑 tɕ'iau 51 等字，也可以作為旁證。

詞彙上的證據也要看性質而言，有的可能是晚近的移借，有的可能是早期的移借，必須詳加分辨才能判斷。我認為平陽蠻話和麗水方言的情形都不能作為移借看待，一方面因為其中有許多很基本的詞彙，另一方面因為知系字讀舌尖音的現象很有系統性。不同的語言之間有系統性的移借是可以解釋的現象，可說是一種有計畫的全盤借用，如日語中的吳音與漢音，而且通常一定另有一層白話音與借音在某些基本詞彙上相輔而行。不同的方言之間如有系統性的移借就無法作良好的解釋，看不出在文化的層面上有何顯著的理由要移借另一個方言的一套字。我們知道吳語裏所謂「文言」並不全是讀書音，根本就是在日常用語中使用的，「文言」只是語言學者的分析。因此，我認為吳語中這些讀舌尖音的知系字不是移借，反而是早期底層方言的遺痕。那麼，這個底層早到什麼時候呢？為什麼吳語方言會有閩語的底層呢？

三、吳語白話音的時代

差不多十年以前，我曾在臺大的方言學課上猜測東晉南北朝時代的所謂「吳語」未必是今天的吳語，而是現在閩語的前身。那時並沒有充分的證據，只是推想從北方到福建去的閩人可能曾在江南落腳，那麼南朝的吳語也許就跟現代的閩語類似。當時只有一個間接的證據可以支持此說：

陳寅恪先生（1936）在〈東晉南朝之吳語〉中指出當時的「吳語、吳音」跟中原之音大不相同，而且由於北方土族南來，使北語在南方成為土族語言，只有一般老百姓才用吳語，做官的江南人大多數也用北語。例如，《宋書·顧琛傳》：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可見其餘士族雖然本是吳人，但在朝廷裏或公事交往時已不說吳語。經過東晉到隋代差不多三百年的演變，可能中原北語勢力漸大，成爲一般人用的語言，而原來的吳語則經由移民帶到福建一帶，慢慢演變爲今天的閩語。

這個猜想現在從吳語的白話音得到證明。在南北朝時代，北語勢力越來越強大時，原來的吳語潛藏到白話層裏，只留下部分的痕跡，就是我們現在在平陽蠻話及麗水方言中所發現的具有閩語特色的白話音。我們可以說南北朝時代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那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來源。

除去語音的證據還有沒有其他的佐證呢？我想從詞彙的用法上也可以找到兩處有力的例子。

四、詞彙上的證據

(一) 我們知道「骹」這個字是閩語特有的詞彙，意思包括國語的「大腿、小腿」和「腳」，見於《廣韻》肴韻口交切，「骹，脛骨近於足細處。骹，上同。」這個字在其他方言裏絕不通用，但是上文已經指出在吳語的白話音裏是存在的。而這個字卻同時出現在南朝的口語裏。《南史·王亮傳》：

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粗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嶺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請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嶺之大笑而去。王亮的父親名叫王攸，當時「攸悠猷猶」四字同音³，同音字要避諱，沈嶺之假藉不知的理由，故意大犯其諱，而且語涉譏諷，把「尊」字的「骹」去掉，旁邊再加上一隻「犬」，又說「有心攸，無心攸」，簡直當面罵人。

值得注意的是「骹」字的出現及其意義，跟今天閩語的用法意義無二致。可見南朝口語中的這個「骹」字，不僅保存在閩語裏，也保存在吳語的白話音裏，它的意義自然可以支持上文的推論。可惜的是這樣的例證實在太少，似乎不夠充分，我們也不

3 「攸悠猷猶」四字在《廣韻》中是同音字，見於尤韻以周切，現在國語「攸、悠」讀陰平，而「猷、猶」讀陽平。

能肯定沈嶺之說的是北語還是當時的吳語。但是同音避諱的例子具有時代性，從嘲諷的口氣來判斷，代表當時南方口語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沈氏說的話是士族間通行的北語，也可能參雜一個當時吳語的俗字，而「骸」這個詞彙現在只在閩語中通行則是一個事實。

(二) 東晉南北朝時代留下一些江南的文學作品，稱為吳歌。如果那時的吳語是現在閩語的前身，那麼吳歌中應該具有一些閩語的詞彙，而且是今天的吳語所無法解釋的。檢索的結果有一個顯明的字，就是大家熟知的「儂」字。

閩語的「儂」(廈門 lanj 24) 指「人」，跟今天吳語指「你」的「儂」不一樣。而吳歌裏正有這樣的用法：

夏歌二十首之十六：赫赫盛陽月，無儂不握扇。

包明月前溪歌：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

讀曲歌八十九首之二十七：聞歡得新儂，四支懊如垂。

讀曲歌八十九首之四十八：詐我不出門，冥就他儂宿。

這些「儂」字顯然都是指「人」，至於其餘大多數指「我」的「儂」，也可能是從「人」的意思引申而來，就像今天女性的說法「人家……如何如何」，其實這個「人家」正是「自己」。五代刊本《切韻》說：「儂，吳人云我。」這個「吳人」說的話可能就是今天的閩語。

吳歌裏還有一些其他的詞彙也具有閩語的特色，我預備另文討論，這裏先舉出「儂」字來作一個證據。

五、結 語

我們發現有一些吳語方言中具有「端、知」不分的現象，這種現象大致局限在白話音裏，因此推斷現在吳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這個想法在詞彙上得到一點證明。最近周振鶴、游汝杰(1986: 25, 38-39) 從移民的觀點也提出類似的想法，可以作為另一個角度的支持。

在地理區域上說來，有閩語底層的吳語方言集中在浙江省的西南角。照傅國通等

丁 邦 新

的報告，也包括江西省的上饒、玉山、廣豐等地。他們認為因與閩語接壤，受閩語影響較多。我想也許後期也可以受到閩語的影響；但是吳語方言具有一層早期閩語的白話音，應該是可信的推論。

文白的問題在各方言中都有研究的必要，目前吳語方言的資料仍嫌不足，進一步的調查分析一定可以使我們得到更清楚的圖象。

引 用 書 目

丁邦新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14.1, 2: 257-273。

1986 《儋州村話》，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四，臺北。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 101-152。

周振鶴 游汝杰

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史叢書，上海。

袁家驊等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平。

張 琨

1984 〈論比較閩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3: 415-458。

陳承融

1979 〈平陽方言記略〉，《方言》1979.1: 47-74。

陳寅恪

1936 〈東晉南朝的吳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 1-4。

陸嘉美

1983 《溫州平陽閩南語研究》，臺大碩士論文。

傅佐之

1984 〈平陽蠻語的性質〉，《方言》1984.2: 95-100。

傅國通等

1986 〈吳語的分區（稿）〉，《方言》1986.1: 1-7。

詹伯慧

- 1981 《現代漢語方言》，湖北。

楊秀芳

-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大博士論文。

董同龢

- 1953 〈中國的語言〉，《中國文化論集》1: 83-103。

趙元任

-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四種，北京。

鄭張尚芳

- 1984 〈平陽蠻話的性質〉，《方言》1984.2: 100-101。

- 1985 〈浦城方言的南北區分〉，《方言》1985.1: 39-45。

謝雲飛

- 1988 〈麗水西鄉方言的音位〉，第六屆全國聲韻學討論會論文，尙未出版。

Egerod, Søren

-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South Chinese idiom*, Copenhagen.

- 1976 Tonal splits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1: 108-111.

Li, Fang-kuei (李方桂)

- 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Chinese year book*, 59-65.

Sung, Margaret M. Y. (嚴棉)

- 1973 A study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Amoy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 414-436.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 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0.4: 717-739.

-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4: 1-14.

A Min Substratum in the Wu Dialects

(abstract)

Ting Pang-hsin

Generally speaking, we accept Y. R. Chao's (1928: 88) definition of the Wu dialects spoken in the Chiang-su and Che-chiang provinces, in which the ancient sonants *ping* 並、*ting* 定、*ch'ün* 羣、*ch'uang* 床, etc, remain as sonants or apparent sonants. We also agree that the Min dialects preserve the archaic feature of a lack of distinction between dentals (*tuan* 端) and supradentals (*chih* 知). Recently, we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 Wu dialects also preserve this feature, I would like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in this paper.

Comparing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the Wu dialects,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re existed a colloquial Min substratum of early stage in the Wu dialects. This substratum represents a residue of the "Wu Yu"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is probably the ancestor language of the modern Min dialects. The northern dialects of that time were then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u dialects.